母亲的格言

母亲是个农村妇女,没上过一天学,用她自己的话说:"大字不识一斗,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'一'。"但她特别喜欢看唱戏、听说书,她把戏曲人物和说书先生的唱与念,经过消化和理解转化为自己的格言,用来教育子女。在她熏陶下,我们兄妹三人从小就是村里公认的好孩子,长大以后个个正直、厚道。

大哥12岁时,去东邻的婶婶家找小伙伴玩。正赶上鸡下蛋,哥哥见院里没人,捡起鸡蛋揣进裤兜就跑回了家。刚进家婶婶就找来了,婶婶对母亲说,她刚听到老母鸡叫,就出来捡鸡蛋,没看到鸡蛋,却看见侄儿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。母亲听了婶婶的话,一把拽过做贼心虚的哥哥,抡巴掌打在屁股上:"'不吃酒,脸不红。不做贼,心不惊',一看你就偷了鸡蛋,说,把鸡蛋藏哪儿了?"见哥哥不吭声,母亲巴掌落得

更急,说得更快:"一个鸡蛋吃不饱,一身臭名背到老""小时偷针,大了偷金""不怕衣服有补丁,只怕心里有污点"……吓得我和妹妹一起抱住母亲哭。

哥哥禁不住打,从裤兜里掏出已破碎的鸡蛋。母亲向婶婶道歉,并赔偿了婶婶一个好鸡蛋。婶婶走后,母亲搂住我们,用"学好千日不足,学坏一日有余""一针不补,十针难缝;有险不堵,成灾叫苦"告诫我们,一定要改掉身上的坏毛病,做一个党党正正的人。

上小学时,我特别贪玩,学习成绩一直不稳定。母亲常对我念叨:"三天不念口生,三年不做手生""早起三日当一工",强调刻苦用功的重要性。有一次,我数学考试不及格,老师家访后,母亲对我说:"人争气,火争焰,佛争香""人怕没志,树怕没皮",激励我的学习斗志。当我考试考好了洋洋得意时,母亲会说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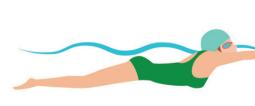
"一瓶子水不响,半瓶子水乱晃", 提醒我不要骄傲自满。在母亲不间 断的敲打下,我初中、高中的学习成 绩一直很稳定,并考上了心仪的大

我和哥哥妹妹走上社会以后,母亲用"人讲礼义为先,树讲花果为源""让礼一寸,得礼一尺""你对人无情,人对你薄意"告诉我们讲礼仪和为人处世的方法,还用"老牛肉有嚼头,老人言有听头""砍柴砍小头,问路问老头""老马识路数,老人通世故"等格言,提醒我们在单位和村里要尊重老同志、多听老人的意见。我们各自成家后,母亲用"一天省下个葫芦头,一年省下只大黄牛""一天省一把,十年买匹马"教育我们要勤俭持家。

如今,母亲过世已二十六年了,可她生前留下的那些"格言",却依然是我心中的"真理"。

(杨金坤)





从"旱鸭子"到"水上漂"

退休后与两个闺蜜结伴去健身房练瑜伽,经过游泳池,见教练在教小孩子游泳。孩子一会儿"鱼翔浅底",一会儿"中流击水",看得我好生羡慕,于是对闺蜜们说:"要不,我们也来一起学学游泳?"一拍即合,随即交费拜师。

第一堂课,从水下憋气、水面漂浮学起。教练给我们讲解憋气要领并进行示范,然后让我们练习。我们仨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谁也不敢先试。我想:"来的目的就是学游泳,不克服人水心理障碍是永远学不会的,更何况有教练在旁边护着,怕啥?"于是深吸一口气,猛然将头部完全没入水中,顿觉水从四面八方向我的耳、鼻、眼睛涌来。我紧闭双眼,与水进行对抗。憋了一会儿,"腾"地出水,张大嘴巴直喘气,对闺蜜们说:"还

好,没有想象中可怕!"于是闺蜜们也学着做了。

我们仨一会儿潜水,一会儿漂浮,一会儿滑行,一堂课下来,都能"出入自如"。接下来的蛙泳学习,我们牢记动作要领,反复练习划水、屈腕、夹水、伸直、收腿、翻脚、蹬腿、滑行等动作,三节课下来竟能单独游出十多米。

初学游泳的那段时间,我像着了迷一样,反复上网看蛙泳视频、动作解说,岸上模拟蛙泳动作,游泳时再进行"实战"。一个教学周期还没结束,我就顺利拿到了"毕业证书",25米长的游泳池游个来回不在话下。

游泳时,我们也曾出现过水质 过敏、皮肤大面积紫癜、动作不到位 导致腰部疼痛等情况,好在经过一 段时间的适应调整,一切趋于正常。 如今,每天和闺蜜们在游泳池 泡上个把小时,我们成了名副其实 的"泳痴"。我们不仅自己游,还带 动各自的老伴和孙子学会了游泳, 我们的游泳技艺也有了提升,自学 了仰泳和自由泳。

老话说"八十岁学吹号",我虽然退休了,但距八十岁还远着呢。想不到,我这个童年曾溺水之人,晚年竟消除了恐水阴影,由"旱鸭子"变成了"水上漂"。游泳,不仅丰富了我和闺蜜的晚年生活,还给我们带来了健康。每天伸臂屈腿,活动筋骨,身体的柔韧性较以前强了许多。让我感到高兴的是:困扰我多年的"五十肩"竟不疼了,闺蜜的颈椎病也好了。

国蜜给我们这支"游泳队"打出 的口号是:"张开双臂,我游我乐!"

(王阿丽)



补种 暖时光

许久没看望父母了。那 天,偷得浮生半日闲,我即刻 驱车前往乡下老家。

到了家门口,见院门紧锁,我赶紧拨打父亲的手机。 电话里,父亲听出是我的声音,惊喜异常:"……我和你妈 正在地里补种玉米呢,我们这 就回去,给你做好吃的。"我忙说:"不急,不急,我到田里去 找你们。"

我来到离家二里远的田地,田野里人头攒动。前几天一场暴雨淹没了农田,让播种不久的玉米种子,不少都烂在了土壤里;即便有些种子已发芽长苗,但钻出地面的禾苗也显得弱不禁风。这不,趁着雨后天晴大水退去,农家人都不失时机赶来补种玉米了。

在挥汗如雨的人群中,我一眼便看见了父母。父亲挥舞着镢头,正用力刨坑,每刨一个坑,母亲就往坑中投玉米种子,再驱土把坑掩埋上。母亲患有关节炎,每隔一会儿,她都会停下来揉揉腿;父亲常年腰肌劳损,每刨一阵坑,他都会直起身捶捶腰。

乡亲们见我来了,有点吃惊,我热情地同他们打招呼。父母亲也看见我了,正准备收工。我向他们摆摆手,快步跑过去,拿起父亲的镢头,对公母说:"你们歇着吧,余下的活儿我来干。"父亲转向母亲,实既眯地说:"儿子来帮忙了,不用你干,我和儿子两人就不作了。"母亲开心地说:"我不能闲着,就驱坑埋种吧,三人一起干,也能快点。"

于是,我刨坑,父亲往坑 里投玉米种子,母亲负责把种 坑驱土填平。好多年没干农 活儿了,不一会儿我手上就磨 起了血泡,但我全不在意,一 边干活,一边和父母闲聊起陈 年往事,聊到兴奋处,父母发 出爽朗的笑声。

不知不觉间,田里需要补种玉米的地方我们都种完了。汗流浃背的我扛着镢头,和父母亲一起回家。走在乡亲们羡慕的目光中,望着身旁的父母脸上绽开的皱纹,那一刻,我忽然感到,自己和父母补种的不是玉米,而是心田里一段久违的温暖时光。

(顾士忠)